

野猪崽归林记

□陈益

(一)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一轮皓月高挂，皎洁的月光把军营的房屋、操场和公路、小溪以及附近的山坡田野照得明晃晃的。微风轻拂，蛙虫鸣唱，我在哨位上执勤站岗，欣赏着眼前的美妙夜色。当时刚满十八岁，青葱岁月，热血澎湃，触景感慨，正想吟几句“酸诗”，忽然，离军营不远处的蒲家村方向，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呼喊声。侧耳倾听，原来是村民们在围捕半夜下山偷吃玉米的野猪。蒲家村背靠大山，前邻军营，村子很大，有百多户人家。由于多是坡地，村民主种玉米、红苕、土豆、小麦和花生等。每年一到庄稼成熟季，大山里的野猪便伺机而动，有时甚至倾巢而出，祸害庄稼，害得村民们苦不堪言。

就在我换完岗走过小石桥时，突然一团黑影，嗖地蹿进了连队的猪圈房。我大惊，马上摘枪换成双手前后握枪，并打开刺刀推子弹上膛，高喊：“什么人，出来！”连长第一个跑出来，问我：“啥情况？”我把发现黑影的事一说，连长马上让通信员吹响了紧急集合号。片刻，营房灯光全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排长带领驻守在连部的全排战士，迅速在操场集合完毕。连长简短布置了任务，然后战士们把猪圈团团围住，他则带领5名人高马大的东北战士打着手持枪进猪圈搜索。突然，从饲料柜子后蹿出来一条野猪。野猪不大，约十来斤。连长长舒一口气，收起手枪，让战士们抓活的。此刻，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战士们搁下枪，嘻嘻哈哈徒手捉小野猪，个个乐坏了。由于人多势众，野猪崽没跑几圈，就被抓住了。连长拍了拍嗷嗷直叫的野猪崽脑门，命令饲养员套牢了，先养在猪圈里。

此刻，时间的指针定格在了1977年7月17日的深夜。我当时的职务是：连部文书。

(二)

“驻地解放军抓了一条小野猪”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的矿场、医院、学校和村子的领导和老乡，有的三四人一伙，有的带着小孩五六个一群，纷纷前来观看。一时间，平静的军营变得热闹起来。连长吩咐，把养野猪崽的猪圈加牢固，一是防止野猪崽逃脱，二是野猪崽凶悍，别让观众尤其是小孩子受到伤害。蒲家村有个村民，大家叫他王老爹，六十开外，几乎每天都要来猪圈看野猪崽。所不同的是，别人看带着惊喜，他看则是咬牙切齿，只是谁也没有在意。有天夜深，王老爹沿着小溪爬进猪舍，翻进圈内，正当他要击杀野猪崽时，野猪的嚎叫声惊动了饲养员和站岗的战士。他们合力将王老爹捉进了连部

会议室。连长见到王老爹一没发火，二没斥责，而是礼貌地请王老爹坐下，并敬烟递茶。王老爹盯着连长，双手颤抖，嘴唇噙动着，眼里噙满泪花，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喊道：“我那苦命的儿啊！”

原来，去年夏天，王老爹的玉米长势格外好，眼看就要收获了，他与儿子商量，轮流守护，防止野猪为害。有一天后半夜，王老爹一觉醒来，他迷迷糊糊拿上火铳就去察看自家的玉米地。快到时，他发现有一团黑影在玉米地里蠕动，“该死的野猪！”他想都没想，对准黑影就开了火。只听一声惨叫，黑影倒下，王老爹大惊失色，他扔掉火铳，一下冲进玉米地，一看哪是什么野猪？分明就是他的独苗儿子倒在了血泊之中，上半身被他亲手打出一个窟窿，王老爹当即昏死过去。

连长和战友们听罢，无不潸然泪下。连长扶起王老爹，说：“你先回去，明天告诉村长，我们一定帮助村民消灭野猪，为民除害。”说罢，让通信员和我把王老爹送回了家。

(三)

第二天，连长命令副连长带领侦察兵，前往蒲家村四周仔细侦察地形，并作出预防野猪危害村民的详细方案。过了几天，连长亲自带队，在野猪下山的几处必经之地，垒上堡坎或设下移动刺篱，让野猪无路下山偷食村民庄稼。要知道，当时并无野生动物保护法，连长完全可以设下埋伏，将野猪捕捉或者消灭。可连长并没有这样做。原因简单：他不想杀生。

野猪崽被捉时不吃不喝，整整饿了三天。第四天，小家伙实在熬不住了，它禁不住香喷喷的红苕和玉米棒子的诱惑，疯狂进食。饲养员报告说：“它一天的食量，比大肥猪吃得还多。”仅仅两个多星期，小家伙就长到三十斤。

自从野猪崽被逮以后，每天夜晚，军营附近的山上就有成年野猪凄厉的嚎叫，那是野猪崽母亲的哀嚎和呼唤！那声音如泣如诉，听了让人有说不出的心酸。罢了，罢了！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连长叫上副连长和我还有通信员，他让饲养员牵上野猪崽，一声不吭向大山深处走去。当走到森林边缘时，连长让饲养员解开野猪崽绳套，他则拍了拍野猪崽的小屁股，让它往树林方向跑。刚跑十几步，那小野猪又折回，来到连长跟前，用小脑袋在连长膝盖处磨蹭。连长摸摸小猪的头，说道：“去吧，回到你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大山才是你的家！”野猪崽似懂非懂，它点点头，慢慢离开了连长和战友们视野！

从此，蒲家村再也没有发生野猪下山糟蹋庄稼的事情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母爱是一把倾斜的伞

□杨小霜

接姐姐回家时，姐姐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那天晚上正飘着雨，雨中的夜色十分昏暗，天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母亲撑着伞，伞的大部分都朝着姐姐和她怀里的孩子倾斜着。母亲的大半个身子都露在外边，整个肩膀都湿透了。母亲和姐姐撑着伞在雨中行走的背影，像一根芒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

姐姐的婚期将近，这段时间可忙坏了母亲。虽然姐姐的嫁妆已经堆了满屋子，但母亲总觉得缺点什么。母亲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间小木屋里忙活着，用绳子绑一绑碗筷，或者检查一下那些捆好的喜被的红绳够不够结实，或者是看看家具家电上边的大红喜字有无掉落……这间小木屋已经被母亲填得满满当当的，中间也只留下一条可以过人的小道。可母亲仍旧在小木屋里忙活着，直到姐姐出阁那天。母亲要出去招待宾客，因此去姐姐存放嫁妆那间小木屋的时间便少了起来。

一阵喜庆的唢呐声和鞭炮声从街檐外的田埂上传了过来，姐夫走在接亲队伍的前边，手中拿着一束鲜花，朝着姐姐的房间走了过来。姐姐出门的时候天还未亮，姐姐是被弟弟背出门的，而这时候的母亲是需要回避的，只有大姑妈陪在姐姐的身边。出门时大姑妈给姐姐换好鞋，便打开手中的红伞。那把伞很红，像母亲这些时日里熬红的眼。但这伞并未朝姐姐倾斜，姐姐也没有回头，很快就坐上姐夫的婚车。随着唢呐声的逐渐远去，母亲就进了存放姐姐嫁妆那间屋子。屋子里很空荡，母亲眼角里的泪痕一直都在。母亲在屋子里站了很久，有时候会弯着腰去捡掉在地上的大红喜字，有时候又会拿着姐姐嫁妆里掉落的包装袋……母亲把这些东西紧紧攥在手中，就像将姐姐拥抱在怀里一样。

自从姐姐出嫁后，母亲出门便很少带伞了，纵然有时候出门时天空已经下起小雨，母亲也不撑伞。母亲总有她的一套说辞：“点点毛毛雨，打啥子伞哟。”

听母亲说，姐姐结婚后一直都过得比较好，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姐姐生了小孩，母亲跟姐姐打电话的时间开始多了起来。起先我并未对母亲接电话这个动作过多地关注，直到有一天，我发觉母亲在挂掉姐姐电话后独自在院子里抹眼泪，我才发觉姐姐的电话不单单是电话。

村庄的夜晚很安静，大概是从春天开始，母亲在与姐姐通电话后，会整夜整夜地不睡。我不敢多问，因为我知道母亲的眼窝浅，我不喜欢听见母亲的眼泪滴落在木板上那种声音。母亲开始打扫存放姐姐嫁妆的那间屋子，打扫完毕后，将我喊到身边说：“霜丫，明天跟我去接你姐姐回家，记得带把伞。”

那是一个飘着雨的夜晚，此时的雨很小，在灯光中的雨跟阳光中的尘埃有些相似，只不过雨是会落到地面上的，而尘埃只能在空气中飘浮着。地面没有被雨打湿，要出发时，母亲便再三询问我，背包里有没有放上一把雨伞。我觉得母亲唠叨，便说：“你都跟我讲几十遍了，你要不信，你自己打开背包看看不就行了。”出街檐和院坝时，我偷偷看见母亲将背包打开又合上的动作。

姐姐回来时已是凌晨，母亲跟姐姐坐在小木屋里，母亲将姐姐的孩子抱在怀里，可能当年母亲也是这么抱着襁褓中的姐姐的。姐姐的两只眼睛肿得像充满气的皮球，眼球充满了弯弯曲曲的血丝。此时窗外的雨声开始大了起来，那一夜，姐姐和母亲的眼泪跟窗外的雨一样，下个没完没了。

自那以后，母亲不管到哪里去都会带上一把伞。在母亲的呵护下，姐姐的孩子逐渐学会了走路、说话……那段时间里，我才看到姐姐脸上的笑容，只不过母亲脸上的皱纹和头顶上的白发要比往年多了许多。

后来，姐姐开始学着母亲的样子，在下雨的时候给自己的孩子撑伞，我发现不管雨大雨小，姐姐的肩膀都是湿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望情山(外二首)

□殷贤华

蜿蜒如龙的峰顶
只剩下血红的夕阳
和我

我看见你和月亮爬上来
月亮领走了夕阳
你领走了我

九华山

越往上走
离人间越远

拨开云山雾罩
天台寺迎面而来
一道佛光渡过全身

高僧双手合十
将供果献给有缘人
他的手指动一动
将我的烦恼点化

好吧好吧
就与菩萨聊个通宵
明天再回人间吧

小西山

所谓日落小西山
就是太阳从天上来
投进小西山的怀抱

像极了通透的智者收敛了火
把光和色送给晚霞
不再高高在上
不再炙手可热

多好啊
天地间可以直视
与万物在地平线共眠

日落小西山
日落西山
迎来的是黎明
是东山再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在我日日经过的路途上

□李苇凡

上班时，爱走僻径，
从党校的后门进，大门出，
每次都是匆匆过，
不停留。然而这个安静的大院，
却遍植桃、桂诸木。
此时，桃花正开，
一丛丛，一簇簇，煞是好看。
一位老太太很快被吸引了，
她停下来不停赞叹。
真是让人诧异，七八十岁的人了，
却拥有一颗工蜂的心脏，
盛年的我，却如暮秋，
仿佛早已明了生活的真相，
而开始认命了。
我知它缓慢，又短促，
像一层纱，抽出一根又一根，
像泥土堆积，难以翻覆，
以至每过一天，
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几乎完全忽略了，
在我日日经过的路途上，
潜伏着这么新奇的冒险，
仿佛一些热爱的话憋在心里许多年，
今天终于说了出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